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### 第一〇四回 醉金剛小猷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

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，見有人飛奔而來，跑到跟前，口稱：「老爺！方纔遊的那廟火起了。」雨村回首看時，只見烈焰燒天，飛灰蔽日。雨村心想：「這也奇怪！我纔出來，走不多遠，這火從何而來？莫非士隱遭劫於此？」欲待回去，又恐誤了過河；若不回去，心下又不安。想了一想，便問道：「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原隨老爺出來，因腹內疼痛，略走了一走。回頭看見一片火光。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，特趕來稟知老爺，並沒有見有人出來。」雨村雖則心裡狐疑，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，那肯回去看視，便叫那人：「你在這裡等火滅了，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，即來回稟。」那人只得答應了。雨村過河，仍自去查看，查了幾處，遇公館便自歇下。明日，又行一程，進了都門，眾衙役接著，前呼後擁的走著。

雨村坐在轎內，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。雨村問是何事，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，稟道：「那人酒醉，不知迴避，反衝突過來。小的吆喝他，他倒恃酒撒潑，躺在街心，說小的打了他了。」雨村便道：「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，你們都是我的子民。知道本府經過，喝了酒，不知迴避，還敢撒賴！」那人道：「我喝酒是自己的錢；醉了，躺的是皇上的地，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！」雨村怒道：「這人目無法紀！問他叫什麼名字。」那人回道：「我叫醉金剛倪二。」

雨村聽了生氣，叫人打這東西，瞧他是金剛不是。手下把倪二按倒，著實的打了幾鞭子。倪二負痛，酒醒求饒。雨村在轎內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個金剛！我且不打你，叫人帶進衙門裡慢慢的問你！」眾衙役答應，拴了倪二，拉著就走。倪二哀求，也不中用。雨村進內復旨回曹，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？

那街上看熱鬧的。三三兩兩傳說：「倪二仗著有些力氣，恃酒訛人，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，只怕不輕饒的！」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。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，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。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，他女兒哭了。眾人都道：「你不用著急。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。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，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，就放出來了。」倪二的女兒想了一想，「果然我父親常說問壁賈二爺和他好，為什麼不找他去？」趕著回來就和母親說了，娘兒兩個去找賈芸。

那日賈芸恰好在家，見他母女兩個過來，便讓坐。賈芸的母親便命倒茶。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，「求二爺說個情兒放出來！」賈芸一口應承，說：「這算不得什麼，我到西府裡說一聲就放了。那賈大人全仗著西府裡纔得做了這麼大官，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。」倪家母女歡喜，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，叫他不用忙，已經求了賈二爺，他滿口應承，討個情便放出來的。倪二聽了也喜歡。

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，不好意思進來，也不常到榮府。那榮府的門上原看著主子的行事，叫誰走動，纔有些體面，一時來了，他便進去通報；若主子不大理了，不論本家親戚，他一概不回，支回去就完事。

那日賈芸到府，說：「給二爺請安。」門上的說：「二爺不在家，等回來，我們替回罷。」賈芸欲要說「請二奶奶的安」，又恐門上厭煩，只得回家。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，說：「二爺常說府上不論那個衙門，說一聲兒誰敢不依。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兒，又不為什麼大事，這個情還討不來，白是我們二爺了！」賈芸臉上下不來，嘴裡還說硬話：「昨兒我們家裡有事，沒打發人說去，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。什麼大不了的事！」倪家母女只得聽信。

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，繞到後頭，要進園內找寶玉，不料園門鎖著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想起：「那年倪二借錢，買了香料送他，纔派我種樹；如今我沒錢打點，就把我拒絕。那也不是他的能為，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，我們窮當家兒，要借一兩也不能。他打量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！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，我不說罷了；若說起來，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！」一面想著，來到家中，只見倪家母女正等著呢。賈芸無言可支，便說是：「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，只言賈大人不依。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。」倪家母女聽了，說：「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，若是奴才，是更不中用了。」賈芸不好意思，心裡發急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著呢！」

倪家母女聽來無法，只得冷笑幾聲，說：「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幾天！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。」說畢出來，另託人將倪二弄出來了，只打了幾板，也沒有什麼罪。

倪二回家，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。倪二正喝著酒，便生氣要找賈芸，說：「這小雜種！沒良心的東西！頭裡他沒有飯吃，要到府內鑽謀事辦，虧我倪二爺幫了他。如今我有了事，他不管。好罷咧！要是我倪二鬧起來，連兩府裡都不乾淨！」他妻女忙勸道：「噯！你又喝了黃湯，就是這麼有天沒日頭的。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。捱了打，還沒好呢。你又鬧了！」倪二道：「捱了打就怕他不成？只怕拿不著由頭兒！我在監裡的時候兒，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。聽見他們說起來，不獨是城裡姓賈的多，外省姓賈的也不少。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，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連奴才們雖不好，他們老一輩的還好，怎麼犯了事呢？我打聽了打聽，說是和這裡賈家是一家兒，都住在外省，審明白了，解進來問罪的，我纔放心。若說賈二這小子，他忘恩負義，我就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麼欺負人，怎麼放重利，怎麼強娶活人妻。吵嚷出去，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朵裡頭，這一鬧起來，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？」他女人道：「你喝了酒，睡去罷。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著？沒有的事，你不用混說了。」倪二道：「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？前年我在場兒裡碰見了小張，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，他還和我商量，我倒勸著他纔壓住了。不知道小張如今那裡去了，這兩年沒見。若碰著了他，我倪二太爺出個主意，叫賈二小子死給我瞧瞧！好好的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！」說著，倒身躺下，嘴裡還是咕咕囁囁的說了一回，便睡去了。他妻女只當是醉話，也不理他。明日早起，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。不提。

且說雨村回到家中，歇息了一夜，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。他夫人便埋怨他：「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？倘或燒死了，可不是僑們沒良心！」說著掉下淚來。雨村道：「他是方外的人了，不肯和僑們在一處的。」

正說著，外頭傳進話來稟說：「前日老爺吩咐瞧那廟裡失火的人回來了。」雨村踱了出來。那衙役請了安，回說：「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，也沒等火滅，冒著火進去瞧那道士，那裡知他坐的地方兒都燒了。小的想著那道士必燒死了。那燒的牆屋往後塌了，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。只有一個蒲團，一個瓢兒，還是好好的。小的各處找他的屍首，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。小的恐怕老爺不信，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兒，小的這麼一拿，誰知都成了灰了。」雨村聽畢，心下明白，知士隱仙去，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。回到房中，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，恐怕婦女不知，反生悲感，只說並無形跡，必是他先走了。

雨村出來，獨坐書房，正要細想士隱的話，忽有家人傳報說：「內廷傳旨，交看事件。」雨村疾忙上轎進內。只聽見人說：「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，在朝內謝罪。」雨村忙到了內閣，見了各大臣，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，即忙找著賈政，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，後又道喜，問一路可好。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雨村道：「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？」賈政道：「已上去了。等膳後下來，看旨意罷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，賈政即忙進去。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，都在裡頭等著。等了好一回，方見賈政出來。看見他帶著滿頭的汗，眾人迎上去接著，問有什麼旨意。賈政吐舌道：「嚇死人，嚇死人！倒蒙各位大人關切，幸喜沒有什麼事。」眾人道：「旨意問了些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。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，主上一時記著我們先祖的名字，便問起來。我忙著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，主上便笑了，還降旨意說：『前放兵部，後降府尹的，不是也叫賈化麼？』」那時雨村也在傍邊，倒嚇了一跳，便問賈政道：「老先生怎麼奏的？」賈政道：「我便慢慢奏道：『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；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人。』主上又問，『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子麼？』我又磕頭奏道：『是。』主上便變色道：『縱使

家奴強占良民妻女，還成事麼？」我一句不敢奏。主上又問道：「賈範是你什麼人？」我忙奏道：「是遠族。」主上哼了一聲，降旨叫出來了。可不是託事！」

眾人道：「本來也巧。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？」賈政道：「事倒不奇，倒是都姓賈的不好。算來我們寒族人多，年代久了，各處都有。現在雖沒有事，究竟主上記著一個『賈』字就不好。」眾人說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怕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，只是不敢告老，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，這也無可奈何的。」兩村道：「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，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京官雖然無事，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，也就說不齊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二老爺的人品行事，我們都佩服的。就是令兄大老爺，也是個好人。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因在家的日子少，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，我心裡也不甚放心。諸位今日提起，都是至相好，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沒聽見別的，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，內監裡頭也有些。想來不怕什麼，只要囑咐那邊令姪，諸事留神就是了。」

眾人說畢，舉手而散，賈政然後回家。眾子姪等都迎接上來。賈政迎著請賈母的安，然後眾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，一同進府。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。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，陳述些違別的話。賈母問探春消息，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，還說：「兒子起身急促，難過重陽，雖沒有親見，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，說的極好。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。還說今冬明春，大約還可調進京來。這便好了。如今聞得海疆有事，只怕那時還不能調。」

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，知探春遠在他鄉，一無親故，心下傷感；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，探春安好，也便轉悲為喜，便笑著叫賈政出去。然後弟兄相見，眾子姪拜見，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。

賈政回到自己屋內，王夫人等見過，寶玉賈璉替另拜見。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，倒覺安靜，並不知他心裡糊塗，所以心甚歡喜，不以降調為念，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的好。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，蘭兒文雅俊秀，便喜形於色。獨見環兒仍是先前一樣，究不甚鍾愛。歇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：「為何今日短了一人？」王夫人知是想著黛玉，前因家書未報，今日又剛到家，正是喜歡，不便直告，只說是病著。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攪，因父親到家，只得把持心性伺候。王夫人設筵接風，子孫敬酒。鳳姐雖是姪媳，現辦家事，也隨了寶釵等遞酒。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，「都歇息去罷。」命眾家人不必伺候，待明早拜過宗祠，然後進見。

分派已定，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，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。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，王夫人也不敢悲感。賈政又說蟠兒的事，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，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。賈政反嚇了一驚，不覺掉下淚來，連聲歎息。王夫人也掌不住，也哭了。旁邊彩雲等即忙拉衣，王夫人止住，重又說些喜歡的話，便安寢了。

次日一早，至宗祠行禮，眾子姪都隨往。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，叫了賈珍賈璉過來，問起家中事務。賈珍揀可說的說了。賈政又道：「我初回家，也不便來細細查問，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從前，諸事要謹慎纔好。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孩子們該管教管教，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。璉兒也該聽著。不是纔回家就說你們，因我有所聞，所以纔說的。你們更該小心些。」賈珍等臉漲通紅的，也只答應個「是」字，不敢說什麼。賈政也就罷了。回歸西府，眾家人磕頭畢，仍復進內，眾女僕行禮。不必多贅。

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，王夫人答以有病，他便暗裡傷心，直待賈政命他回去，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。回到房中，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，他便獨坐在外間納悶。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，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功課，所以如此，只得過來安慰。寶玉便借此過去，向寶釵說：「你今夜先睡，我要定定神。這時更不如從前了，三言倒忘兩語，老爺瞧著不好。你先睡，叫襲人陪我略坐坐。」寶釵不便強他，點頭應允。

寶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。央他把紫鵲叫來，「有話問他。但是紫鵲見了我，臉上總是有氣，須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纔好。」襲人道：「你說要定神，我倒喜歡，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？有話你明兒問不得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就是今晚得閒，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，便沒空兒了。好姐姐，你快去叫他來！」襲人道：「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所以得你去說明了纔好。」襲人道：「叫我說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麼？都為的是林姑娘。你說我並不是負心。——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的人了！」說著這話，便瞧瞧裡間屋子，用手指著說：「他是我本不願意的，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。好端端把個林妹妹弄死了。就是他死，也該叫我見見，說個明白，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嘎！你到底聽見三姑娘他們說過的：臨死恨怨我。那紫鵲為他們姑娘，也是恨的我了不得。你想，我是無情的人麼？晴雯到底是個丫頭，也沒有什麼大好處，他死了，我實告訴你罷，我還做個祭文祭他呢。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。如今林姑娘死了，難道倒不及晴雯麼？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。況且林姑娘死了還有靈聖的，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你要祭就祭去，誰攔著你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，不知道如今怎麼一點靈機兒都沒了。要祭別人呢，胡亂還使得；祭他，是斷斷粗糙不得一點兒的。所以叫紫鵲來問他姑娘的心，他打那裡看出來的。我沒病的頭裡還想的出來，病後都不記得了。你倒說林姑娘已經好了，怎麼忽然死的？他好的時候，我不去，他怎麼說來著？我病的時候，他不來，他又怎麼說來著？所有他的東西，我誑了過來，你二奶奶總不叫動，不知什麼意思。」襲人道：「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，還有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信，林姑娘既是念我，為什麼臨死把詩稿燒了，不留給我作個記念？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，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雖見過了棺材，到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這話越發糊塗了！怎麼一個人沒死，就擱在一個棺材裡當死了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嘎！大凡成仙的人，或是肉身去的，或是脫胎去的。——好姐姐，你到底叫了紫鵲來！」襲人道：「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。他要肯來，還好；要不肯來，還得費多少話。就是來了，見你也不肯細說。據我的主意：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，我慢慢的問他，或者倒可仔細。遇著閒空兒，我再慢慢的告訴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得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心裡的著急。」

正說著，麝月出來說：「二奶奶說：天已四更了，請二爺進去睡罷。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，忘了時候兒了。」襲人聽了，道：「可不是？該睡了，有話明兒再說罷。」寶玉無奈，只得進去，又向襲人耳邊道：「明兒好歹別忘了！」襲人笑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麝月抹著臉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。為什麼不和二奶奶說明了，就到襲人那邊睡去？由著你們說一夜，我們也不管。」寶玉擺手道：「不用言語。」襲人恨道：「小蹄子兒，你又嚼舌根！看我明兒撕你的嘴！」回頭對寶玉道：「這不是你鬧的？說了四更天的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送寶玉進屋，各人散去。

那夜寶玉無眠，到了次日，還想這事。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，說：「眾親朋因老爺回家，都要送戲接風。老爺再四推辭，說不必唱戲，竟在家裡備了水酒，倒請親朋過來，大家談談。於是定了後日擺席請人，所以進來告訴。」

不知所請何人，下回分解。